

内含 OPH.Naib / Jack / 弦音畸变 → Rice

含舔乳、口交、手淫、控射、指奸、骑乘、内射、潮吹，注意避雷

逻辑混乱+恶俗+文本极差+ooc 预警

全文 10k

文中称呼：

OPH.Naib → Naib

Jack → Jack

弦音畸变 → 弦音

Rice → Rice

正文：

Rice 有些愣神。

指尖还残留着刚拆开 Naib 递来的礼盒丝绒触感，那句「生日快乐」的余温却被骤然切断。他明明只私下约了 Naib 一个人来过生日，带着 Jack 一起，想安安静静切个蛋糕。可现在，弦音那张总带着微微笑意的脸，就杵在玄关的灯光下，几乎要贴到 Naib 身上。

「他非要跟上的，我也没办法。」Naib 的话短如刀刃，削掉了 Rice 还未来得及出口的那句「为什么」，也够 Rice 在原地愣一段时间了。

他手中摆弄着那颗 Naib 送他的 d3，无意识地摩挲着它的棱角。

「啧，Rice？傻站着干嘛？」弦音轻笑一声，打破了玄关间凝滞的气息，仿佛没有察觉 Rice 的僵硬，走到他身边，手极其自然地搂住了 Rice 的肩膀。「哟，d3？Naib 送的？挺别致的小玩意。」他的语气带着惯有的笑意，「不过，生日嘛……光看个小骰子多没劲？我带了个更『好玩』的。」

「嗯？什么？」Rice 听见弦音说的话，眼神微微发亮。

「……弦音，先把生日过完。」Naib 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声调并不高，只是低声遏制弦音别放肆警告似的看向弦音搂住 Rice 的手——至少现在别放肆。

Jack 早就看出来 Naib 和弦音的意图，毕竟 Naib 看向 Rice 的眼神还是太好懂了他并不打算阻止，只是对弦音搭在弟弟肩上的手皱皱眉，轻轻地打开蛋糕盒。

「弟？切蛋糕了。」

蛋糕被细致地切分开，甜腻的奶油香气在温暖的灯光下弥漫开来，奇异地驱散了玄关处凝结的空气。出乎意料地，接下来的时光流淌地异常平滑，甚至称得上是愉快。

Rice 脸颊上蹭了一点奶油，正被 Jack 用指腹轻轻擦掉，后者紧抿的唇角难得地放松下来，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纵容，Naib 也暂时放下紧绷，安静地吃着蛋糕，偶尔回应 Rice 兴奋的提问。低沉的嗓音比平时温柔了许多，惯常的沉稳里透着不止一丝的暖意。

——弦音没再做出什么举动，反而像个正常来庆生的朋友。

空气里充满了甜味、暖意和一种微醺版的松弛感。Rice 完全沉浸在这种久违的、纯粹的快乐中，先前关于弦音那点小小的失落和焦虑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虽然这个生日开头有些意外，但现在完美极了，所有人都在一起，笑着，轻松自在。

他几乎要忘了弦音的那句「更『好玩』的东西」，几乎。

「不过，生日嘛……光看个小骰子多没劲？我带了个更『好玩』的。」眼前的弦音和吃蛋

糕前的弦音逐渐重合，那句话也在脑中再次响起。

笑声还残留在空气里，但气氛已经微妙地变了调。弦音仿佛能感应到 Rice 脑中闪过的念头，他嘴角那抹一直存在的无害的弧度变得更深，身体微微前倾，手伸向自己外套的内袋。

Naib 拿着叉子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眼神里的暖意冷却下来，重新凝结成惯常的沉稳。Jack 原本放松在椅背上的身体也微微紧绷，注视着弦音的动作。

「差点忘了正事。」指尖从口袋里夹出一样东西，随意地搁置在沾着奶油的桌面上。那是一颗骰子，但绝不是常见的骰子。它比 Naib 送的 d3 大了许多，棱角分明。

「喏，d20。比那个小 d3 有意思多了，对吧，Rice？」弦音的目光锁向 Rice，「想不想知道.....它能玩出什么花样？」

在灯光下泛着光泽的那枚 d20 与常见的还有些不同。密密麻麻本该刻着数字的面上——是细小到 Rice 无法具体看清内容的文字。

「这 d20.....弦音，上面怎么是文字？」

「弦音，别耍花样。」Naib 的那句警告并没真正阻止什么，弦音只是挑挑眉，笑容纹丝不动，指尖依然轻轻点着那枚象牙白的 d20。

「耍花样？」弦音轻笑出声，目光却盯着 Rice，「Naib，你太紧张了.....一个生日游戏而已，能有什么『花样』？」

「Rice.....规则很简单。Naib 刚刚不是送了你一枚 d3 吗？不如我们用 1 代表 Jack，2 代表 Naib.....3 则代表我。」

Rice 的视线在自己手中的 d3 和弦音拿着的 d20 之间来回移动。好奇，一种混合着懵懂和隐隐不安的强烈好奇，彻底压倒了 Naib 警告带来的那点迟疑。弦音的笑容看起来那么真诚无害，而且.....这真的只是个游戏，对吧？

「.....然后呢？」

弦音的笑意更深，身体前倾，几乎将 d20 推到 Rice 眼前。「看到上面的字了吗？『口交』、『骑乘』.....掷出哪一面，我们就按哪一面的规则玩.....」他看向 Rice 手中的 d3。「至于谁陪你玩.....交给它决定。公平、有趣，而且.....保证让你难忘。」

Rice 听见这些词后，脸上瞬间染上红晕——什、什么东西？这、这根本不是游戏！

「不行！.....Rice，别碰那东西。」Naib 猛地站起身，胸膛微微起伏。

Jack 没有动，他放在桌下的手紧握成拳，指节泛白，微微低头，黑色的帽檐挡住脸。他死死地盯着弦音手中的 d20，又缓缓移向一旁茫然又带着渴望的 Rice。

——占有欲在疯狂叫嚣——他的弟弟，怎么能被这种随机、肮脏的游戏玷污？但另一个更阴暗、更灼热的声音却在心底嘶吼：那 d3 有 1/3 的概率.....如果是「1」呢？如果是他.....这个念头像是一根毒藤一样缠上来，带来一种禁忌的快感。他无法阻止，他不想放弃那可能的机会。

「Naib 总是这样，」弦音叹了口气，语气带着一丝委屈与无奈，「过度保护，多扫兴啊。」他突然伸手，覆上 Rice 放在桌面上的手。

「看看你哥哥。Jack 不说话，可他眼睛里的东西.....你看到了吗？那可不像是在反对。」Rice 像是被烫到似的猛地一颤，应声看向 Jack，眼神中充满了无助，还有一丝疑问：哥.....你也.....想这样玩我吗？Jack 之前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弟弟产生这样的迟疑，可这次却只是默默地将帽檐拉得更低。

「Naib 吼的大声.....可他怎么不敢看我？嗯？他们其实都想玩.....只是不敢说，或是不敢承认。」

Jack 依旧沉默，是的，他想。他想的发疯。但他却不能开口说「是」，那会毁了自己一直以来维持的形象，但沉默在弦音的解读下就是默认.....就是同意。

Rice 看向 Naib，他不理解为什么一直以来沉稳的电竞队长会如此急躁，又看向 Jack——

哥.....哥也想玩？真的吗？

随后，他的眼神又回到那枚 d20 上，手几乎要把 d3 捏碎。一个颤抖的、不确定的音节从他嘴里飘逸出来：

「.....好。」

01#

「Perfect.」

「那么.....先决定谁陪你开始吧？掷出你的 d3，让命运.....或者说，让概率来决定。」弦音轻轻握住 Rice 的手腕，往前一抛，Rice 手中的 d3 无意识的滚落。

嗒、嗒。

3。

Rice 盯着那个朝上的「3」，心跳如擂鼓，指尖冰凉。弦音.....他要和这个笑容琢磨不透的人.....玩这种游戏吗？

弦音仿佛没看到一旁的攥紧拳的 Jack 和 Naib，也没在意 Rice 的紧张，用两根手指轻轻夹起 d20，指尖轻轻抚过某一面。「别紧张，Rice。第一次，我们就玩点简单的，嗯？就当是.....教学局。」他修长的手指将 d20 转到「接吻」一面，放在桌上。

「看，只是『接吻』而已。很纯洁，对吧？」

Rice 的脸颊瞬间发烫。「接吻」？！这、这哪里纯洁了？而且，要跟弦音？！

弦音没在意 Rice 向后退半步的动作，更往前地逼仄而去，直直地盯着 Rice。「只是接吻而已.....规则是你点头同意的，3 也是你掷出来的，现在要赖账吗？」他修长的手指没有再去碰 d20，而是直直地抚上 Rice 的脸颊。

「乖，别动。只要闭上眼睛就好。」

他没有给 Rice 反抗的空间，而是直直地吻了上去，捏着 Rice 下巴的手指也微微用力——这是一个不容拒绝的吻，纵使并不粗暴，却带着一丝探索欲。

Rice 瞬间僵直，只剩下唇齿间陌生的那股气息，混合着淡淡的烟草味，大脑彻底宕机。

当弦音终于稍微退开，指腹意犹未尽地摩挲着 Rice 红肿的下唇时，Rice 才得以喘口气。弦音完全忽略了背后两道几乎要把自己洞穿的眼神。

「看，很简单，对吧？教学局结束.....现在.....该玩点真正的游戏了。」弦音慢条斯理地拿起 d20，从口袋里掏出记号笔，在「接吻」一面画上了一个黑叉。

02#

「Rice.....继续掷 d3 啊？游戏开始了，可就不能结束了哦？.....快点，Rice。」弦音催促的声音响起，Rice 手指颤抖的厉害，几乎捏不住那枚 d3，凭本能往桌上一丢。

嗒。

1。

Jack 微微眯起眼睛，并没有立刻去摸 d20，而是缓缓抬起头，帽檐下那双眼睛不再是往日对弟弟的温柔和纵容，而是翻涌着赤裸裸的欲望，以及一种被规则所允许的兴奋。

虽然 Jack 并未明说，只是眼神完全宣告着：

现在，轮到我了。

Rice 从未见过 Jack 的这副样子，现在只觉得想赶快做完二十轮然后结束游戏，完全没考虑过自己可能中途就昏过去的可能。

「Jack.....哥.....」

Jack 的指尖终于伸向那枚 d20。「只要抛出去就可以了？」「嗯哼。」弦音迎合着 Jack。嗒、嗒。

「乳首」。

「等、等等！哥、这个不行！这个真的……」Rice 本能地从椅子上弹起，声音带着哭腔，双手护在胸前，这简直比刚刚的接吻还要可怕几百倍。

「不行？」Jack 缓缓站起身，盯视着 Rice「Rice……规则是你同意的，d3 是你掷的，『1』……也是你掷出来的。」Jack 的声音带着残酷的理性，「现在，轮到我了。」他伸出手，目标明确——不是 d20，而是直接抓向 Rice 护在胸前的手。

「哥、哥！不要！放开我！弦音！Naib！」Rice 彻底慌了，他看向弦音，后者正托着腮，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所幸，Jack 没有直接撕开 Rice 的衣服，而是扯下他的白色外套，再将里面的内衬掀起。Rice 胸前的凉意伴随着巨大的羞耻感炸开，挣扎的动作僵住，只剩下无法抑制的剧烈颤抖。虽说自己不是没有让 Jack 看过，只是这种情况下实在是太难不反抗了。

「别动……弟弟。」

Jack 的手指带着力道，逼迫 Rice 抬起头来，直视着自己的眼睛，而另一只手则带着近乎亵渎的欲望揉捏着 Rice 的乳粒。

「不、不要……哥、可以了……结束了好不好……」Rice 本以为自己的哥哥会在揉捏两下之后停下来，可是 Jack 显然不打算停手，只是俯下身去，轻轻咬住他胸前的粉粒。

「唔！呜……哈啊……」

似乎是被 Rice 这几声激起，房间里瞬间变得燥热起来，Jack 舌尖围绕着乳晕打转，最终抵上中间，咬住，重重地吮吸一口。

Rice 乳尖瞬间挺立起来，也许是被强迫所致极限的快感与兴奋感，他无法不回应 Jack——哥哥身上的味道太容易让自己起反应了。Jack 得寸进尺地用手摸向另一边，手套的触感与乳尖的摩擦确实不好受，只是增加快感的获得量，又像是在给接下来的侵犯作铺垫。

弦音站在一旁，默默地划掉「乳首」二字。

03#

Rice 瘫软在椅子上，Jack 则坐在一旁，拉下帽檐，似乎刚刚那个吸吮乳尖的人不是他。

「别愣着，Rice，继续下一轮了。」弦音伸手，不是推 d3，而是抓住 Rice 还在颤抖的手腕，干脆摘下他的白色手套，强迫他虚软的手指抓住棱角分明的 d3。

嗒、嗒。

2。

「哦？看来幸运女神眷顾你了，Naib 队长。轮到你了。」

Naib 猛地吸了一口气，目光掠向正用无助目光看着自己的 Rice。Jack 说的没错，规则是 Rice 自己同意的，如果自己打破规则，那前面的 Jack 和弦音算什么？他有什么资格在规则内保护 Rice？

嗒、嗒。

「口交」。

空气骤然凝固。Rice 看到那两个字，疯了似的摇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语无伦次地哀求：「不、不行……Naib，求求你……我不要……」他下意识往后缩，却被椅背挡住。

Naib 迟迟没有动作，他在犹豫。「Naib？规则就是规则。还是说……你打算破坏游戏？」

这句话精准刺中了 Naib 的死穴。他看着 Rice 布满泪痕的脸。如果自己现在拒绝，那 Rice 之前被弦音强吻、被 Jack 肆意玩弄的痛苦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他自己，也将会失去这次被

「规则」允许触碰 Rice 的机会。

「.....Rice，过来。」

「不、不要.....Naib，求你了.....」

「过、来。」Naib 的声音更沉。他伸出手，抓住 Rice，力道大得惊人，将他从椅子上猛地拽了起来。

「看着我。」他一只手死死按住 Rice 单薄的肩膀，迫使他跪在自己面前，另一只手勾开裤边，拉链被拉下的声音如同丧钟。「张嘴。」Naib 命令道，气息变得粗重。

「哈.....不要.....呜呜.....」

「张、嘴。」像是最后一次警告，他不再等待 Rice 的顺从，手指用力将他按向自己。

口腔被强行塞满，异物感充斥着神经。Rice 尝到了顶端渗出的咸腥，而面前的 Naib 却似乎毫未为 Rice 着想，甚至挺腰深喉。

Naib 不想把这次口交做得太长，也没有过分依赖 Rice 的口技，更多的是把 Rice 的口腔当成飞机杯用，前后抽插，毕竟长痛不如短痛，逼迫自己快速射精。

「唔.....哈.....」来不及吞咽的口水从 Rice 的嘴角流下，被迫任由 Naib 的性器抵在喉口，甚至难以呼吸。

再一挺腰，Naib 毫无顾忌地射出来。

「咳、咳.....呜呜.....」

弦音轻轻涂掉「口交」。

04#

「啊呀.....看来我们亲爱的 Rice 需要一点『中场休息』？不过 d20 可没有『暂停』这一面哦？」弦音看了看 Rice，嘴角残留着唾液与白浊的痕迹，他将落在桌子上的 d3 攥到 Rice 手里。

嗒、嗒。

3。

「看来我今晚和 Rice 很有缘分呢？回神了，Rice。」弦音轻轻拍了拍 Rice 的脸，催促着 Rice 回神。

「弦音。」Jack 豁然起身，帽子下的眼睛赤红，盯着弦音碰触着 Rice 的手——他的领地、他刚刚品尝过的弟弟，要被这个外人彻底入侵了。「你敢碰他——」

「嘘，Jack。」弦音头也没回，只是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

Rice 还瘫在地上，弦音毫不客气地拉起 Rice，「这就受不了了？这才第三轮.....哦，不对，」弦音看了看手里的 d20，「这才第四轮。」

嗒、嗒。

「手淫」。

「唔.....弦音、别这样.....」Rice 已经放弃挣扎，试图享受这个所谓的「游戏」，但是面对弦音这个不定因素.....他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这才第四轮，如果自己就撑不住了未免太扫兴了。

「Rice.....自己脱下来吧？我可不想扯坏你的裤子哦？」弦音嘴角依旧带着微微的笑容。Rice 如同被绑在柱子上任人观看般煎熬，手指缓缓探向裤腰。毕竟自己上衣早就被自己的亲哥哥扒掉，再脱个裤子也没什么了。

前几轮的性事已经把 Rice 的性器刺激到了流水的地步，白色的打底裤上湿湿的一层水渍在弦音眼中就是赤裸裸的勾引。

「哟.....小 Rice 也很兴奋啊？是因为马上要被弦音『哥哥』侵犯了吗？」Rice 颤抖着脱

下底裤，露出自己早已被侵犯到硬起的性器。弦音将手覆上去。虽说与 Naib 的手差不多粗糙，但是技巧却更加富有变化。「只说了『手淫』.....没说我不能控射哦？」

弦音的指尖如同带着电流，精准地碾过 Rice 性器顶端渗出的湿滑前液，却没有给予他渴望的、直接的摩擦。「弦、弦音.....别这样.....让我射.....」

「射？」弦音挑眉，俯身凑近 Rice 的耳廓，手指却恶劣的停在根部，只轻轻玩弄着囊袋，「规则是『手淫』，Rice。可没说.....要让你舒服到射出来啊？『控射』也是『手淫』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更有趣的部分。」

他的手指再次向上移动，这次包裹住了顶端，用掌心模拟着吮吸的力道，轻轻按压着铃口，Rice 的呼吸瞬间被掐断，挺起腰，眼前发白——就在临界的那一刹那，弦音的手猛地松开，所有的刺激骤然消失。

「唔啊！.....」硬挺的性器可怜地跳动，顶端渗出的液体更多了，却无法得到最终的释放。「看，多漂亮的表情？」他伸出另一只手，用指尖擦掉 Rice 眼角溢出的生理性泪水。

Jack 忍不下心看着 Rice 如此受折磨，只是轻声，「.....弦音，让他射吧。」

他重新覆上那根饱受煎熬的性器，动作更加缓慢，每一次触碰都精准地撩拨在 Rice 的敏感去，却又在即将射精的前一刻戛然而止。反复几次，Rice 的意志力被彻底碾碎，甚至在弦音停下时伸出手想自己解决——「Rice，不乖呢？谁允许你自己动了？」

「唔.....弦音.....求你，让我射好不好.....」

弦音看着他濒临极限的模样，嘴角勾起一个满意的弧度，终于，在又一次将 Rice 逼到边缘时，手指加快速度，带着明确的目的，粗暴的摩擦。

Rice 的腰猛地向上弹起，又重重地摔回椅子上，白浊的液体不受控制的激射而出，一道接着一道，量多的惊人，滴落在自己小腹和早已狼藉的白色裤子上，甚至有几滴落在了弦音的手套上。

——这根本不是享受，而是一场强行榨取。

弦音收回手，看着手套上沾到的液体，又看了看被玩坏的 Rice，脸上没有丝毫歉意，拿起记号笔，划掉了「手淫」一面。

05#

三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致决定让 Rice 休息一会——刚经历过三场性事的 Rice 必须得休息了。

「.....弟。」Jack 递过一瓶水。

短暂的休息过后，Rice 回过神来，身体深处残留的快感潮水般涌来。他接过 Jack 手中的水，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却丝毫浇不熄体内的燥热。

——他下意识地蜷缩了一下，双腿间被粗暴玩弄过的性器竟在疲软中传来一丝细微的悸动。不是痛，不是难受，而是一种渴望。

Rice 被自己脑中闪过的念头吓了一跳，他猛地摇头，试图驱散那荒谬的感觉。他应该害怕，应该厌恶。可是，当他的视线无意识地扫过桌面——扫过那枚几面被涂黑了的 d20 和静静躺在一旁的 d3，一种更奇怪的感觉缠住了他。

「休息够了？Rice.....想念 d3 了？」弦音的声音不高，带着引诱，或者干脆称之为蛊惑。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混合着巨大的羞耻和莫名的渴望，在 Rice 胸腔里冲撞。

Rice 颤抖地伸出手，带着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近乎自毁的急切，主动抓住了那枚 d3。

嗒、嗒。

2。

Naib 静静地看着桌上的 d3。自己刚刚才强迫 Rice 给自己口，内心的负罪感和挣扎尚未

平息。

「掷吧，Naib。」Naib 的手指微微颤抖，他几乎能感受到 Jack 投来的几乎是嫉妒的目光。抬眼看向 Rice，后者眼中甚至有一丝期待。Naib 不再犹豫，用力掷出 d20。

嗒、嗒。

「指奸」。

Jack 的呼吸明显一滞，紧盯着 Naib 的手——那双手刚刚还无情地按着 Rice 的头。Rice 的身体下意识地绷紧，双腿并拢。后面吗？他还没从口交的羞耻感缓解过来。

「过来，Rice。」Naib 的嗓音低沉沙哑，与刚才命令式的口吻不同，更像是在交谈。他指了指面前的地板。

Rice 想起自己主动掷出 d3 时的冲动，想起了自己的那缕诡异的渴望。他颤抖着，挪到了 Naib 面前的地板上，背对着 Naib，蜷缩着身体。

Naib 深吸一口气，单膝跪在 Rice 身后，伸出手，指尖因为内心的挣扎而微微颤抖。这双手，在赛场上精准得像手术刀，此刻却要沦为侵犯的工具。他没有粗暴地撕开 Rice 的裤子——那条早已被精液和汗水染的狼狈不堪的白色裤子，只是轻轻地将裤腰连同底裤一起，褪到 Rice 的膝弯处。

「.....Jack，看看你的好弟弟。你竟然从没给他做过扩张？」Naib 的手抚上了那从未被造访过的、紧闭的入口。「放松，Rice。」Naib 的声音很低，像是在催眠 Rice，也没放过自己。他需要润滑，否则这将是一场纯粹的酷刑。

Naib 的目光扫过桌面，最终落在那盒未收起的、站着奶油的蛋糕上。奶油.....黏腻、湿润。

这个念头让他胃里一阵翻涌，但这是眼下唯一的选择。沾取了一指奶油，他又重新回到了那处紧室。这一次，不再是试探。带着黏腻滑润感的指尖、不容抗拒的压力，开始尝试挤入那从未被开拓过的甬道入口。

「呃啊！.....」剧痛和难以言喻的异物入侵感让 Rice 猛地仰起头，发出一声惨叫，身体弹动起开，却被 Naib 死死按住。

「.....忍一忍。」Naib 能感受到指下的肌肉正在疯狂地抗拒，紧得不可思议。他咬着牙，指节用力，强行埋了进去，被滚烫的内壁死死绞住。

「哈.....哈啊.....」

Naib 开始极其缓慢地抽动着那根埋入的手指，内壁的软肉本能地排斥着异物，却又在奶油和缓慢的抽插下，一点点适应、软化。

「很快就好了.....」Naib 感受到 Rice 的抵抗正在渐渐减弱，开始尝试加入第二根手指。「不——不、不行！」Rice 感到可怕的撑胀感，身体再次猛烈地挣扎。

「别、动。」

第二根加入，带来了更强烈的撕裂感与饱胀感，Naib 的动作依旧缓慢，只是继续抽插着，Rice 的身体颤抖到几乎疯狂的地步。

当 Naib 感到那紧致的甬道里能勉强容纳下两根手指，他才缓缓抽出手指。带出的，是混合着些许肠液的奶油，还带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淡红色粘液。

Rice 在地上趴着，微微抽泣，Naib 如此看着，猛地站起身，用纸巾擦拭着手指。

弦音拿起记号笔，划掉「指奸」。

06#

「哈啊.....弦音.....」

「该下一轮了，Rice。」弦音看着瘫软在地上的 Rice，捡起滚落到一旁的 d3，递给 Rice。他趴在地上，用力丢出 d3。

嗒、嗒。

1。

「哥.....」Rice 的声音细若蚊蚋，带着恐惧和他自己都未察觉的被驯服后的依赖。

嗒、嗒。

「骑乘」。

「.....自己起来。」作为 Rice 的哥哥，Jack 肆意命令着 Rice，居高临下地看着他。Rice 浑身都在抖。后穴的胀痛提醒着他刚刚经历了什么，更可怕的是，当 Jack——自己的亲哥哥的气息笼罩下来时，身体深处的余烬又燃起火苗。

Jack 没有扶他，只是坐在椅子上冷冷地看着他挣扎。「自己来.....把我裤子脱了。」Rice 单眼里带着委屈，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被自己亲哥哥操。

——可是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只好轻轻脱下 Jack 的裤子，拉下拉链。那早已勃起、尺寸惊人的性器跳出，Rice 瞳孔猛地收缩。虽说自己不是没看过哥哥的性器，只是到了真的要被操的时候，实在还是难以接受。

「坐上来，Rice。」

「不、不行.....哥.....太大了、会坏的.....」Rice 哭喊着，只是没什么用便是了。Jack 一只手握紧自己的性器，用滚烫的顶端，强硬地顶上 Rice 那刚刚被两根手指开拓过、红肿不堪的后穴入口。

入口处的嫩肉在巨大龟头的压迫下传来痛楚。Jack 充耳不闻，腰身猛地一沉，同时手按住 Rice 的腰胯，不允许他的任何反抗。

「哈.....哈啊。自己动。」

Rice 疼得浑身抽搐，大脑一片空白，他根本动不了，连呼吸都带着痛。他只能无助地摇头，发出断断续续的抽泣。Jack 失掉了最后的耐心，猛地掐住 Rice 的腰，将他整个人向上提起几寸，随后狠狠地按坐下去。

「呃啊——！」Rice 不知道 Jack 到底是在折磨他还是照顾他，毕竟自己不用动了，也是留给 Jack 自己抽插，每一次退出都带出一丝混着血丝的浊液。

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重，Rice 只能被动地承受着来自兄长狂暴的侵犯。他猛将 Rice 死死按在自己身上，性器如打桩机凶狠地撞击数下，每次都直刀最深处，将 Rice 撞得几乎昏厥。

「接好了，Rice.....」一声闷哼，滚烫的浓精毫无保留地灌入 Rice 的身体。射精后的 Jack 并没有立刻退出，只是继续埋在 Rice 体内。

弦音面无表情地看着椅子上只剩下微弱呼吸的 Rice，拿起记号笔，划掉「骑乘」二字。

07#

椅子上的 Rice 像是被玩坏的精致人偶，浑身赤裸，腿根一片狼藉——精液、肠液、带着血丝的润滑剂混合着失禁的尿液，黏腻地流淌了下来。

「Rice.....这 d20 上可还有十四个面没玩过.....快起来吧？」Rice 努力撑起身子，摸了摸自己疲软的性器，顶端还红肿着，是被强制榨取的证明。

「弦音.....最后一轮、好不好.....求求你.....」Rice 的声音轻细，像是在撒娇。弦音的动作顿了顿，并没有回答「好」或「不好」，只是把 d3 塞到 Rice 手中。「掷。」

Rice 的腿抖得不像话。

嗒、嗒。

3。

「看来.....又是我。」

嗒、嗒。

「潮吹」。

「哦.....『潮吹』。或者说.....让你彻底失禁，直到一滴不剩为止。」弦音好心地为她解读，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的期待。

「不、不要.....弦音.....会死的.....」Rice 语无伦次地哀求，刚刚才经历过失禁的羞耻和失控感还残留在身体记忆里，此刻被无限放大。

「放心，我会让你活着的.....只是榨干你最后一点水分而已。」弦音直起身，目光扫过另外两人，「Jack，Naib，你们不介意帮我固定一下我们亲爱的 Rice 吧？毕竟他现在.....没什么力气配合了。」

Jack 上前，固定住 Rice，Naib 则坐在原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默许。

「很好。」弦音满意地看着被 Jack 固定住的 Rice。他蹲下身，无视 Rice 惊恐的呜咽和徒劳的挣扎，手指直接探向 Rice 那双腿之间饱受折磨的性器。

「弦音.....住手！啊——！」

弦音的手指精准地找到了位置，隔着薄薄的会阴皮肤，施加了极其精准的压力。同时，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掐住了 Rice 性器的根部，像是锁精环，死死扼住所有向上宣泄的通道。

「哈.....啊.....！」一种完全不同于射精、也不同于单纯失禁的、机器猛烈的失控感瞬间席卷了 Rice。

尿液、或许还混杂着肠液、甚至可能因过度刺激而渗出的前液，在弦音精准的物理压迫下，激烈的喷出，冲刷着他狼藉的腿间，汇入地上那滩浑浊的液体中。

弦音这才缓缓松开手，拿起桌上的记号笔，狠狠划掉「潮吹」，又瞥了一眼椅子上失去意识的 Rice。

「.....交给你了，Jack。」

Fin./Tbc.